



我先出一個。」繼之道：「我是令官，你如何先出？」我道：「不如指定要一個人猜：猜不出，罰一杯；猜得好，大家賀一杯；倘被別人先猜出了，罰說笑話一個。」德泉道：「好，好，我們聽笑話下酒。」繼之道：「就依這個主意。我先出一個給述農猜。我因為去年被新任藩臺開了我的原缺，通身為之一快。此刻出一個是：『光緒皇帝有旨，殺盡天下暴官污吏。』打四書一句。」我拍手道：「大哥自己離開了那地位，就想要殺盡他們了。但不知為甚麼事開的缺，何以家信中總沒有提及？」繼之道：「此刻吃酒猜謎，你莫問這個。」述農道：「這一句倒難猜，孔、孟都沒有這種辣手段。」我道：「猜謎不能這等老實，總要從旁面著想，其中虛虛實實，各具神妙；若要刻舟求劍，只能用朱注去打四書的了。」說到這裡，我忽然觸悟起來道：「我倒猜著了。」述農道：「你且莫說出來，我不會說笑話。」繼之道：「你猜著了，何妨說出來，看對不對。」我道：「今之從政者殆而。」述農拍手道：「妙！妙！是罵盡了也！只是我不會說笑話，我情願吃三杯，一發請你代勞了罷。」說罷，先自吃了三杯。

德泉道：「我們可有笑話聽了。你不要把《笑林廣記》那個聽笑話的說了出來，可不算數的。」繼之道：「他沒有這種粗鄙的話，你請放心；並且老笑話也不算數。」我道：「玉皇大帝一日出巡，群仙都在道旁舞蹈迎駕；只有李鐵拐坐在地下，偃蹇不為禮。玉皇大怒道：『你雖然跛了一隻腳，卻還站得起來，何敢如此傲慢？』拐仙奏道：『臣本來只跛一隻腳，此刻卻兩隻都跛了也。』玉皇道：『這卻為何？』拐仙道：『下界的畫家，動輒喜歡畫八仙，那七個都畫的不錯，只有畫到臣像，有個畫臣跛的左腳，有個畫臣跛的右腳，豈非兩腳全跛了麼？』」眾人笑了一笑。

繼之道：「你猜著了，應該還要你出一個給我們猜。」我道：「有便有一個。我說出來大家猜，不必限定何人。猜著了，我除飲酒之外，再說一個笑話助興。」述農道：「這一定是好的，快說出來。」我道：「『含情迭問郎。』四書一句、唐詩一句。」述農道：「好個旖旎風光的謎兒！娶了親，領略過溫柔鄉風味，作出這等好燈謎來了。」繼之道：「他這一個謎面，倒要占兩個謎底呢。我們大家好好猜著他的，好聽他的笑話。」述農道：「這個要往溫柔那邊著想。」繼之道：「四書裡面，除了一句『寬裕溫柔』，那裡還有第二句。只要從問的口氣上著想，只怕還差不多。」述農道：「如此說，我猜著了，四書是『夫子何為』，唐詩是『夫子何為者』。」繼之道：「這個又妙，活畫出美人香口來，傳神得很！我們各賀一大杯，聽他的笑話。」

我道：「觀音菩薩到玉皇大帝處告狀，說：『我本來是西竺國公主，好好一雙大腳，被下界中國人搬了我去，無端裹成一雙小腳，鬧的筋枯骨爛，痛徹心脾。求請做主！』玉皇攢眉道：『我此刻自顧不暇，焉能再和你做主呢。』觀者詫問何故。玉皇道：『我要下凡去嫁老公了。』觀音大驚道：『陛下是個男身，如何好嫁人？』玉皇道：『不然，不然，我久已變成女身了。』觀音不信。玉皇道：『你如果不信，只要到凡間去打聽那一班懼內的朋友，沒有一個不叫老婆做玉皇大帝的。』」說的合席大笑。述農道：「只怕你是叫慣了玉皇大帝的，所以知道。」

我道：「你不要和我取笑。你猜著了我的，你快點出一個我們猜。」述農道：「有便有一個，只怕不好。我們江南的話，叫拿尖利的兵器去刺人，叫做『戳』。我出一句上海俗話：『戳弗殺。』打《西廂》一句，請你猜。」我道：「這有何難猜，我一猜就著了，是『銀樣蠟槍頭』。」述農道：「我也知道這個不好，太顯了，我罰一杯。」

我道：「我出一個晦的你猜：『大會於孟津』。《孟子》二字。」述農道：「只有兩個字倒難了，不然就可以猜『武王伐紂』。」我道：「這兩個字其實也是一句，所以不說一句，要說二字的緣故，就怕猜到那上頭去。」繼之道：「這個謎好的，我猜著了，是『征商』。」子安道：「妙，妙，今夜盡有笑話聽呢。」述農道：「我向不會說笑話，還是哪一位代我說個罷。」我道：「你吃十杯，我代你說一個。」述農道：「只要說得發笑，便是十杯也無妨。」我道：「你先吃了，包你發笑。」述農道：「你只會說菩薩，若再說了菩薩，雖笑也不算數。」我道：「只要你先吃了，我不說菩薩，說鬼如何？」述農只得一杯一杯的吃了十杯。

正是：只要蓮花翻妙舌，不妨薦檠落歡腸。未知說出甚麼笑話來，且待下回再記。